

小珍幸福了

斯
民
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3 •

小 說
小 珍 幸 福 了

著 者 斯 民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3年3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—30000冊

書號 (461) [11 69] 定價 ¥ 1,7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*
* *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馬小珍跟王志堅越來越親了。不但是一般的老工友這樣想，青工這樣想，就連一些青年團員同志也這樣想。王志堅是細紗間團支部組織委員，團員同志明明知道他跟馬小珍接近，是在幫助小珍，準備發展她，吸收她入團。可是，每次同志們看到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首先感覺到的是他倆真好。有的羨慕，有的還嫉妬呢。

雖然他們兩人很接近，一個是加油工一個是接頭工，而且同在一個車間裏一起做活已經三年多了。可是雙方除了工作、學習上相互幫助之外，很少談談別的話。王志堅是個老實人，一來講不來話，講上三句就講不上第四句；二來又想不出要問的話頭。離開工作、學習，好像在他的心裏就沒得其他的話似的。而馬小珍呢？是個十足的悶葫蘆，從來在小組會上不發一言的。討論什麼事情了，同意還是反對，她自己心裏明白。當執行的時候，工作的時候，卻跟最優秀的團員同志跑在最前頭。她就是這樣的人。

有一回，在『二六』轟炸以後，工人糾察隊需要擴充，團裏想吸收一批積極的青工參加糾察隊。在團裏提到馬小珍的名字時，有人就說：

『馬小珍麼？算了吧！算了吧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王志堅反問着，『人家生產可積極哩！』

『還要思想進步才行！』

『思想！思想……』王志堅原想說她思想也是進步的，可他沒有理由，而且心裏越急就越說不出來。

團支部書記吳爲民作了一番解釋以後，同意王志堅的意見，決定吸收小珍參加糾察隊。

任何工作，小珍一答應做，就一定會做得蠻好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小珍輪到了糾察。王志堅知道她日裏身體不舒服，決定代她值夜。是十冬臘月的夜裏呢！北風刮得棧房邊的冬青鳴鳴作響。王志堅在棧房門口找到了她，面對面好一回說不上話。

『小珍！』王志堅沒有注意她那在淡淡的電燈光下閃亮了的眼睛，他祇注意她衣

衫單薄的身體。

『你還不家去麼？今天又沒輪到你！』小珍親切的聲音，引出王志堅的話頭了：『我來給你代的，你不是身體不適意麼？』

『真虧你記的牢！』她輕輕地阻遏不住地笑出聲來，『不適意，那祇是一忽兒味！你看，我那點兒不適意！』她說着挺挺胸昂昂頭，又是一連串阻遏不住的笑聲。

王志堅從未聽到過她這樣愉快親熱地笑過，也從來沒聽見過她像此刻這樣爽朗親切地說話的，看到她這樣天真調皮，王志堅詫異得呆住了。

『你家去吧！我來……』王志堅一時想不出其他理由來要代她值班，『你明天要來上工的嘛！』

『你也要上工的呀！』小珍大膽地看着志堅那由於羞澀而略略低垂的臉，從他那誠懇的態度和關切的聲音裏，她感到一種內心的喜悅，一種跟喜悅同來的深深感激的感情。她激動地說，『你家去吧！』

王志堅沒有辦法，脫着自己的大衣說：

『那末，大衣給你！』

『別脫了，別脫了，』小珍阻止着他，『實在的，我一點也不冷！』
『你看你，停歇要冷的嘛！』



她順從地接過大衣來：『可你自己也冷呀！』

『你看我穿得這

麼多，還冷什麼來！』

小珍揭起小棉襖的前襟給他看。可王志堅越看越覺得她是故意熬着的。

『要凍壞的！』

志堅有些責怪似地說。

小珍沉默了一

下，她不願志堅心裏不愉快，她怕自己過於拒絕他的好意會使得對方反而疏遠自己。她順從地接過大衣來：

『可你自己也冷呀！』

『不要緊，我可以借老李的。』志堅這才放心來。

小珍一直看着他那結實的身子，跨着結實的脚步，經過路燈底下，拐過牆角遠去，遠去。她若有所失地抱住件大衣，呆呆地靠住棧房門，忽然一陣心頭的絞痛，使得她想哭出聲來。

因為她忽然想起了她的未婚夫陳良海來，那狡猾的老鼠眼睛，那一臉橫肉。前幾天，他披着件黃夾克，東張西望地跑進她家來，兩個手指頭夾住支紙煙，要邀她去看電影。那個油腔滑調的樣子，真叫人惡心。她更恨死了楊大嫂那張歪嘴，騙得她爸媽不分好歹，就把她的終身決定了。小珍把自己的臉埋在大衣裏，哭泣起來。從一九四九年七月裏給訂了婚以來，不到一年半功夫，她不知哭過多少回了哩！

涼風一陣陣從冬青樹那邊撲過來。送來了夜班的馬達聲響，小珍靜了一下，退卻

似地想着：『是的，志堅跟我這樣好，他跟誰都是一樣，他就是這樣的人……不，他跟我好，確實要不同一些！他真那樣想嗎？他真會那樣想的！我們多好！嗯！多好！可是媽呀！我是個訂了婚的人，楊大嫂說過，我是潑出去的水……我不想了……』

陳良海是一家私營榨油廠的工人。上海沒解放的時候，這廠實在是個反動派的窩巢。陳良海雖然不是個國民黨黨員，可是個十足的流氓。在廠裏掛名拿工資，成天跟些壞蛋在外面胡搞。解放後，榨油廠改為國營了，經過了一連串的運動以後，陳良海老實多了。但脾氣還是不好惹的，動不動就是『狗肉的，老子揍死你！』

跟陳良海火不連星地湊在一起的壞傢伙就是那個矮脚老胡。他們常常喝酒胡扯。

『老陳哇！什麼時候請喝喜酒哇？』

『難說，難說！』

『你看你，真是沒種的，婚都訂了，還難說啥哩？』

『你知道狗肉的，不好下手麼！』

『哈哈，不好下手，是什麼人的規矩？』

陳良海常常在被他點了火以後，心裏就格外急於要結婚了。他的媽媽又是另一種想法。楊大嫂告訴過她，小珍的工資拿得不少。陳良海的媽心裏想，阿海跟小珍結了婚，她的收入就更多了。不但可以維持她那在鄉下的女兒。（她也恨她那做了土匪而坐在牢裏的女婿，她想她女兒吃的苦，全是他害的。）而且自己也可以吃碗舒服飯，穿件合身衣了。所以她也是急於要把小珍接過來的。

楊大嫂跟陳家一來是親戚，二來又是住的兩對門。成天沒事做，坐下來就是談這些事兒。楊大嫂跟小珍的媽，解放前曾經在同一家紗廠裏做過工。雖然很熟識，但並不很親密。自從給阿海和小珍談這門親事起，她就來得密了。元旦那天，她又一抖一抖地跑到小珍家裏來了。

小珍的媽一見楊大嫂，嘆了口氣，一句話也沒說，嚥了嚥嘴，意思是告訴她小珍在屋裏。楊大嫂心裏有數，一跨進門檻，小珍正轉過身來。小珍對她白了白眼睛，又轉過身去，顧自結起絨線來，一點也不去理睬她。楊大嫂又尖着張歪嘴巴，嘻嘻地笑着

挨到小珍的身邊去：

『嗯！這絨線顏色倒不錯哩！是合作社裏買的麼？』

『嗯！』小珍憎惡地應了聲。

『我說小珍哇！我可比是你姐姐。從來也不會騙你！阿海最近倒有錢，我說你買東西要乘早啦！過幾天錢散了又買不成了。』

『我不要買。』

『真是呆話了！』楊大嫂看了看她的面色，『你今年二十歲，還小麼？婚末總歸要結的。你別讓人家講閒話好不好？』

『婚末總歸要結的，』這話像針一樣地又刺痛了小珍。心裏有什麼東西在攪一樣。她彷彿又看見那滿臉橫肉的人，東張西望地跨進門來，而且好像聽見他的腳步聲了。她心裏更緊張更恐懼起來，『婚是總歸要結的』這就是她的命運麼？她低下頭，她不知道如何是好！忍不住又哭泣起來。

『真是個傻瓜了頭，這有什麼可哭的呢！』楊大嫂雙手扳住她的肩膀想安慰她，『你

這人就是不知道享福！人家又沒個三兒四女的，就祇有阿海這個寶貝兒子。婆婆末年紀也大了，你過了門，不就當家作主了！吃魚吃肉誰也管你不着。再說，你也用不着再起早落夜，天天在廠裏做得背酸骨軟的了，坐着吃！你說還有誰比這再愜意的哩！我說你多傻！』

這一說，小珍哭得更兇。她想要是跟這流氓結了婚還不許她做廠哩！還不許她跟小姐妹們在一道做活一道玩兒，姐妹們會想她，找她，車間裏，整個廠裏，什麼地方都找不到她了呀！志堅呢？她知道這樣一來，她就再也別想跟他在一起談工作談學習了，她再也別想跟他有來往了，他們會把他倆拆開來，志堅再也不會靠在車頭上跟她談怎樣上皮帶……怎樣一來油就加得恰恰好……她再也看不見他的和善的臉，再也聽不見他鼓勵的話了……。她越想越難過，躁腳大哭起來。

媽見着這副樣子，也拭着淚想再勸勸她。好一回還是說不出來。楊大嫂代她娘說出要說的話來：

『爹娘一把屎一把尿養你這麼大，總歸爲你好麼！要不，你向人家學壞了，給人

家騙了還不知道哩！這種事我見得多啦！今天說愛你愛你，明朝就甩脫你，那才受罪哩！你聽娘的話吧！」她頓了一下後說，『阿海這人，品貌好，鈔票又賺的多，』她加重了口氣說，『一個月拿百把萬，還不够你化的麼！』

小珍的媽這才鎮定了一些，覺得心裏的話全給代說了。鬆了口氣後又想到了什麼似的說：

『大嫂說的全對，要找個吃穿不愁的人家也可不容易……』

小珍不明白到底該怎麼才好？她知道爹娘確是寵她的。因為她們姐妹三個，她是頂大。從小爹就很疼愛她。因此她並不怨她的爹娘，她祇恨那死歪嘴不好，多是非，要她幹什麼鬼好事哩！

小珍抹了抹淚，氣虎虎地擺脫了楊大嫂的手就跑出屋來。

工廠離她家裏原是遠的，此刻小珍一路跑來，祇是轉眼功夫就到廠裏了。像得救似地，她就向正在練唱的姐妹們奔來。

小珍這個人越來越不愛響了。回家末跟爹娘也很少多話。一早到廠裏來，每天總要到九、十點鐘才回家。有些時候，輪到夜班，她就索性不回家去睡，在王同志她們房裏躺躺就算了。

她把自己的心思全放在生產上頭。她在車間裏做活的時候，她在弄堂裏跑來跑去，接着頭的時候，她在向姐妹們挑戰，比比誰的出數多白花少的時候，她是頂快活的。她從一天天提高了的生產成績上，從同志們的鼓勵和表揚上把自己的難過忘掉。尤其在她聽了多次的團課以來，聽了志堅告訴她的許多模範團員的光榮事蹟以來，她確乎眼睛都亮了一些了。

那裏知道，倒楣的小珍，連在廠裏也有人說她的怪話了。有個別的落後分子，看着她跟黨團員同志一道帶頭幹，就在背後罵開了：

『祇要自己出風頭，就不顧人家的死活麼！』

四媽還不祇恨她這一點。她家跟小珍家不遠，知道小珍是有了夫家的人。每次看見小珍跟志堅在一起談呀笑的，她就非常不順眼。她自己工作不積極，卻也知道

不能罵人家積極。所以她找小珍談話的時候，對帶頭不帶頭的問題她一句也不提。她說：

『小珍哇！你知道你是有了人家的人，成天跟志堅搞得這樣密，別讓人家說句不是哇！』

『你管不着我！』小珍原想這樣頂她一句的，她想了一想後還是改了口說：『你知道我們談的什麼嗎？』

『我自然不知道。祇是人家看起來閒話就多了！』

『讓那些爛舌頭的說去吧！』小珍雖然這樣壯着膽說，但她實在有些耽心思，要是果真像四媽那麼說的，一下子都傳開來了，那怎麼辦？『你是有了人家的人』，姐妹們都曉得了，連志堅也曉得了，那怎麼辦？那怎麼辦呀！

事情並不像她自己想的那樣嚴重。姐妹們雖然也聽到了一些關於小珍的謠言，謠言總歸是謠言，所以誰也沒去信它。

廠裏正在展開紅五月生產競賽哩！小珍她們這一組個個都有信心：小組紅旗是

篤定的。那知道就在這晚上，小珍隔壁弄堂大頭媽車上出了個事故，頭斷了大半面。大頭媽急得躁腳亂嚷。小珍沒等小組長來，就馬上幫她關了車。一面喊回紗的來幫助她接頭，一面喊正趕過來的志堅去找修機的來修。志堅鎮定地說：

『你別慌，別慌，讓我看了看再說！』

志堅看了看車肚，自己就動起手來。小珍一面接着頭，一面卻不時地看看志堅。她看着志堅那粗壯的手臂，那由於用力而突起來的頸項上的脈絡，她也不自覺地捏緊拳頭，緊閉起嘴巴，好像也在幫他用力似的。當志堅站起身來，抹了把汗後，笑着說：

『你開車！』的時候，小珍真是興奮極了。她開了車。

『好了！』志堅看在車上。

『好了！』小珍卻看在志堅的臉上，當志堅也看着小珍的時候，都同時笑了起來。這笑代替了許多心裏的話語。

大頭媽感激地抓住志堅的手，搖了一搖。志堅走出了弄堂後，又轉回來問小珍：

『你笑什麼？』

『你笑什麼？』小珍故意反問着他。

『我不知道，』志堅羞澀地說着，知道自己的臉紅了。

『我也不知道！』小珍笑着說，『喔，志堅！下班後，你等等我，有話跟你談！』

『想通了是不是？』志堅格外興奮起來。

『什麼哇？』

『入團的事麼！』

『再說再說，』小珍故意避開這話似的，說着就轉過身去，接另一個頭了。

下班後，天已經下起雨來了。王志堅給細紗間大媽大嫂等向工會借了許多雨傘來，還幫着她們一個個在登記。小珍正要跨進門去，見四媽也在那裏，她連忙又退了出來。但志堅早看見她了，把她喊住的時候，大媽大嫂她們也喊着她。她窘住了，不知怎麼好，終於慌慌張張地說了句：『我有事！』轉身就跑了。

志堅幫她們登記好後，急急地出來找小珍，找遍了也沒有個影子。他想不通，『這是怎麼搞的？』